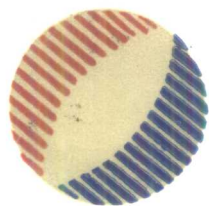


需要……这世界

这一代青年丛书



蒋荣昌 著
重庆出版社



109701

B036
4446

需要……这世界

这一代青年丛书

蒋荣昌 著
重庆出版社

责任编辑 黄长军

封面设计 邵大维

技术设计 刘忠凤

蒋荣昌 著

需要……这世界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遂宁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75 插页2 字数143千

1988年9月第一版 1988年9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400

ISBN 7-5366-0778-4/B·18

定价: 1.85元

(AJ/4/05

自序

业师李耀仙先生教我严谨踏实，生活又教我面对现实。于是，我没有想过写书，而后来竟然写了。“‘但是，为什么你要写呢？’‘好，先生，我可以很确实地告诉你，因为到现在为止，我尚未找到能驱除我的思想的方法’。‘为什么要驱除它呢？’‘为什么？因为我着实要驱除，而且一定要驱除’^①——如果说我和尼采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我的愿望不单单是为自己驱除。驱除那些应该驱除的，发出那些值得发出的——这就是我的目的。这里的许多并不精采的见解，是我多年来至少是六年以来思考的汇流。无数故去了的先哲们或许说过不少同样的话，到后来我终于发现了这样一些——我总是满怀敬意地把它们放在我的意见前面。我以我的思想能契合古人而自豪，更以我的思想是我们时代的产品而无限骄傲。

本书没有试图运用我自己至今未能彻底弄懂的“新旧三论”，但我打算以自己的全部思考去赞同维纳的见解：“社会科学不是检验控制概念的一个好基地，而且比起生物科学来还要坏得多。……但这并不意味着控制论概念不能应用于

社会学和经济学，而是说，在把这些概念应用于这样散漫无形的领域之前，必须先在生物技术中加以检验”^②也许有人会说，“社会科学没有实验，也无法检验”，是的，“没有实验”，但人们每天都在生活！

在书中人们将不会看到太多的直接现实，这是因为作者有这样一个信念：只有针对全人类，才能更好地针对现实。如果说哲学人类学企图建立的是熔科学思潮和人文思潮于一炉的所谓“总体的哲学”，本书的主旨就是，以总体的观点来看人，来展示人。马克思久久呼唤的“人的科学”，已经破土奠基。这将是一座巍峨矗立，永无尽头的大厦，每一个认真探讨人生的哲学家——如果他还能够叫做哲学家——都没有理由不为她更高地伸向蓝天而奉献自己的全部生命。“命运是什么呢？”，“生活是什么呢？”，这是两个永恒的问题，却不可能找到永恒的答案。每个人每天、每时、每刻都在书写它们，但却不知道它们的真面目。这正是作为人的悲哀，但也正是他可庆幸之处。假如每个人都知道、看清了未来的命运和生活，那人活着还有多少意义？人也无异于机器罢了。正因命运、生活奇幻莫测，才在人类的长河中上演了那么多形形色色的《命运交响曲》和生活活话剧，才交织成了千姿百态的人之需求。我没有能力，也没有幻想过要为人类生活提供一个“永恒的答案”，但我相信自己已经作出了仅仅属于自己的能够引发出更多答案的答案。我希望我的结论不再只是陈章断句的堆砌，也不再只是枯燥锁碎、毫无意义的思辨的产物，而是智慧与诗情在一个活人胸腔里的交融与奔涌。我蔑视生造概念体系，尽管我对自己崭新的体系充满自信，而且也这样的话满怀信任：“不但伟大的哲学都需要

被蒸馏，而且也需要把自己的传统意义的名词转换成另外一种意义的名词。”^③

这里没有外部的链条式结构，没有貌似谨严的单一线索——那样，人类将显得过分单薄。它的全部展开都只遵循自我的内在逻辑。每一章都是独立的，它们的唯一联系就是指向共同的中心——人，就是从自己独特的视角揭示出共同的人类本体的内在丰富。从“人”辐射出去，这就是本书。

真理常常是怪诞的，尤其是在老生常谈被省略之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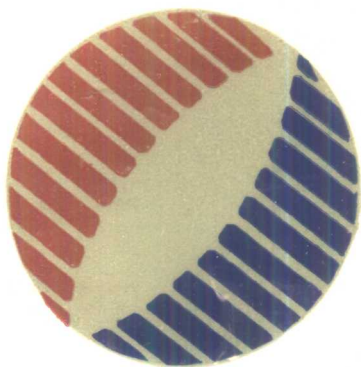
也许有太多的跳跃，那是因为它期望摆脱陈旧的牵扯。

不管怎么说，作者有一个执着的信念：面对人类，胸中涌动着的不是激情，那就决不能算是研究。

① 尼采：《快乐的科学》，106页。

② 《维纳著作选》，第249页。

③ 霍尔特等《新实在论》，第37页。



这一代青年丛书

ISBN 7-5366-0778

B·18 定价：1.85



目 录

自序.....	(1)
存在.....	(1)
时代的流行病.....	(12)
需要的悖论.....	(17)
社会 历史 人.....	(25)
心智的特性与需要的变迁.....	(47)
需要的构成.....	(58)
需要是感情和意识形态的内部根据.....	(65)
人与动物的分界线.....	(78)
知识.....	(88)
价值世界.....	(97)
情绪——需要的表征.....	(118)
永恒的生命.....	(122)
语言.....	(126)
未来的展望.....	(131)

美.....	(140)
美感的差异与同一.....	(152)
美与善.....	(159)
艺术发生的根据.....	(169)
同感联想与文学艺术.....	(184)
艺术创造论.....	(196)
艺术的融通与分歧.....	(201)
自然美的意义.....	(205)
后记.....	(209)

存 在

由于恩格斯强调了近代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大营垒的对立，物质和意识、主观和客观、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也变得壁垒森严起来^①。事实上，这种不断在掘深的鸿沟并没有不可跨越的性质，它的真实面目不过是一条年代久远的橡皮筋。

心理学与一般所谓社会科学的对象，有着一种天然的血缘关系。前者的主要目标是精神能力，而后者的一部分目标（如果不是全部目标的话）则是精神成果。于是，象所有的公理一样明白，精神力量和精神成果作为人们研究和认知的对象，作为一种存在、一种特殊的存在存在着。更有普遍意义的是，一切时代人们的意识，不管是对宇宙还是对人生，都无一例外地受到了外在意识和意识形态的塑造。当我们的思维在选择，我们的情感在体验的时候，如果我们面对的是外在意识和意识形态，它们便在改变和重新塑造我们的意识与情感。由此看来，物质和意识的对立，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主观

和客观的对立，便再也没有象原来那样剑拔弩张的紧张态势。作者在1982年6月的哲学旧稿中写道：

“意识产生后最先是存在于人的头脑之中的，通过一定的物质手段——或声音的传达或文字的表述——外化为他人认识的对象。如书刊等便是这种内在意识的外化。意识无论以内在（留存于人的头脑中）的形式或外化的形式存在，它都有一个最基本的特性——人的精神力量和物质相互作用的结合体。既然，意识是人的精神力量和物质交互作用的产物，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把意识单只归结为人脑的机能、人的属性呢？人的精神力量即人的认识能力、思维能力（实则是能创造创造力）是人脑的机能、人的属性，但精神和物质相互作用的产物意识却不是人脑的机能、人的属性，它应该是一个既不属于物质又不属于精神的特殊范畴（它通常靠记忆留存）。而且，我们认为，它是以一种特殊的物质形态存在着（这是假设，但并不是全无根据，美国人不是分离出了鼠类的记忆物质‘以肽’吗），它对人们行动（这自然包括传达它自身）的支配作用正是它的物质属性。但由于它的特殊，我们还是把它归为单独的范畴为宜。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无法解释作家头脑中的形象以至人们所获得的一切认识。例如，春天的草是绿色的（绿色是草这种物质体的属性），人们通过感官对草的绿色属性有了认识，在头脑中形成了观念（意识）：春草是绿的。没有春草的绿，我们不能得出结论；没有人的认识能力，我们同样得不出这个结论。“春草是绿的”显然就不是人脑的机能、人的属性。

对于上述提法，人们可能又要问，意识在人们头脑之中固然是一种中间产物，但如果把它的外化形式如书籍等也归

于中间产物，那人工所做的一切，如桥梁、房屋等又该归入哪一类呢？

对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应该弄清这一点，即，书并不就是纸张的迭加，字迹的排列。书的存在意义是为人所规定的。书的存在并不依纸张的厚薄、文字的差异而改变。《哈姆莱特》也许有很多种文字和纸质的版本，但书却是一种。也就是说，书之为书并不是因它具有的外部的物质形体，而是因它含着和精神不可分的意识的内容，它始终和着人的精神的规定。倘若现在有人用玛雅文字一样的文字写书，我们就只好把它看成一迭有墨迹的纸了。总之，书不能离开人的精神存在，它始终受着人的规定，它不过是意识的一种外在形式。而桥梁、房屋等则不同，它们的存在体现着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通过人的行动），它们本身则是物质的，不论人承认不承认，它们都客观存在，而且始终以自己的方式存在。

由以上，我们就不难确定生产力、生产关系及社会制度等的归属了。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一切社会设施都体现为一定的人的集合与相应的其它物质体，尽管它们先前也是以观念形式存在于人们头脑之中。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行动和行动的结果体现着社会的一切，而人是能动的，他们的一切行动（对自然的、对人的）都受意识支配。但是，现存的和以往的社会中的一切（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制度等）都是一定的物质（人本身以及人所创造的）形式的存在。而且，它们将永远以物质形式确定自己的存在。也就是说，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相应的社会制度等从本质上说都是物质。

至于上述三范畴（物质、精神、意识）的关系，则可简述为：物质是独立于精神和意识之外的；物质在先，精神在后（从这个意义上说，物质决定精神，但精神作为人这种物质体的物质属性则是和人同时出现的，它不但是人的属性，而且是人成其为人的标志）；意识作为精神力量和物质相互作用的结合体，严格地说是为这两者决定的（这里，反映主体已客观存在），它对物质和精神都具有反作用，它对精神的反作用是为新的思维提供深化了的能力基础。

我们应该重视精神和意识本身的研究——作为客观对象，作为社会科学重要组成部分来研究。这无疑是有重大现实意义的。例如“四人帮”曾用假社会主义欺骗过人民，致使现在不少人怀疑起共产主义的科学性来，这还几乎成了一种范围不小的社会心理。这些现象就显现出意识对人们心理的作用（实质上，心理本身就体现着意识）。由于人们的行动决定于他们的意识，对意识及其自身推演（通过精神力量）的研究对复杂社会现象以至人类社会运动的解释都将提供有力的手段”②。

如果说狄拉克的相对论波动方程式和由这种方程的解推导出来的充满真空的负能，不具有我们常常提到的物质的普遍存在方式——时空的可观察性，是对传统的物质范畴的一次沉重打击，那么，作为对象的精神现象及其成果的存在则是对物质的“离开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这一“唯一特性”的早已开始而只是没有被人们常常意识到的彻底否定。列宁最初对物质的定义并没有象后来那样鼓瑟的意义，在他的原文中，“人”不是对全人类的泛指，而是严格局限在“认识者、感受者、观察者，研究者”这样的意义上（这在下文的

引文中还将得到证明)。离开认识活动、感受活动本身来侈谈主客观的对立和物质、意识之类范畴，全部的价值只能是，制造出又一堆科学垃圾。作为最高范畴，第一个义不容辞的职责就是必须能够囊括一切现象。原来的“物质”范畴没有这样的才能，因而也就没有权力继续高踞在最高范畴的位置上。我们用来代替“物质”的是“存在”，它的全部的全权公民就是，一切能够为人类观察、感受和思维的对象。这样，不能直接观察的负能世界和能够观察和不能观察的精神力量与精神成果，也因为思维的对象而理直气壮地成为“存在”的合法公民。亚里士多德说过：“心灵也能思维它自己”，“心灵本身是可思维的，正完全象它的对象一样”③。而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实际上说的也是同一个意思。人类自身处于宇宙的一个极其微妙的位置上，这就是——一个永远无法解决的悖论——他既是存在，又是存在的反映；既是主观，也是客观；既自在，又自为。对“存在”的规定，就是对他自己的规定，而且只能以他自身为坐标来规定——不管他怎样激烈地反抗着自己的主观坐标，也终究没法挣脱这个注定要被戴上的金箍帽。因为，这种主观坐标自身就是主观性的否定——作为大自然的产品④。既然我们的“存在”似乎已经囊括了曾经是那样尖锐地对立着的两极，主、客观之间的对立，还能够叫做真正的对立吗？仍然是对立，而且还将永远对立下去——在每一认知活动中。

主观与客观的对立已经是一个地老天荒的问题，但问题的古老从来就并不标志着问题的彻底解决。人类作为唯一具有理性（最重要的是对生活和自身的反思）的动物，从诞生之日起就开始了对外在世界的认识和对自身的反思。和康德，

黑格尔等人一样，印度学者室利·阿罗频多也强调反思是人类独有的心智能力。他写道：“在动物中，心思不甚离异其自有的生命胚基和生命物质……不能离立而返观，但在人，心思已经能离立，他已变到能觉识他的心思活动，有异于他的生命活动，他的思想和意志，可能从他的感觉和冲动，欲望和情感反应脱离，分立而观察而管制它们，批准或芟去它们的活动；他还不甚明白他的有体的秘密，决定地、确然地觉识他自己为一心思底有体在一生命和身体中，但他有那印象，能内中取此态度”^⑤。如果说，“宗教是在最原始的时代从人们关于自己本身的自然和周围的外部自然的错误的、最原始的观念中产生的”^⑥，那么，在这种“产生”中，也就同时产生了人类最初对主客观的规定（尽管还不是以逻辑的方式）。黑格尔认定哲学与宗教具有着共同的内容^⑦。这虽然在整个宗教与哲学并存的时代，难以讲得圆通，但最初的宗教与后来的哲学有着探求世界、解释世界这同一目的，则是毫无疑义的。到这儿，或许有人会说，物化的宗教形态的遗迹在旧石器时代中期才出现，难道更早的人们就没有探求世界并力图解释世界？正如艺术的遗迹不能说明艺术发生的年代，宗教遗迹的年龄也要比它的源头晚得多，何况宗教并不就是早期人类解释世界的唯一方式。可以认为，人类用自己粗糙甚至还没有完全成为“人手”的双手打制第一件石器的碰击声，就敲响了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展钟。石块的坚硬、锐利和可塑也便属于人类的第一批认识成果——可怜而又伟大的成果。令人遗憾的是，这个与人类一样古老的对立，却遭到了原始宗教无意的，后来的哲学与宗教有意无意并且也和人类一样古老的曲解。已经成为常识，辩证唯物

论在世界观和认识论的意义上对主客观的对立作了迄今为止最为科学和完美的表述。但这种表述本来应该包含的意义却经常被机械论的色彩涂抹得面目全非。依照笔者的理解，主客观对立的完全意义在于：

（一）主客观在人类与外在于人类的世界之间的对立。这就是人类与人工未到的整个大自然的对立。后者在存在形态上外在于人类，是人类认知活动的对象和未来实践活动的承受者。在这种对立中，人类全体表现为主观。

（二）主、客观在人类自身内部的对立。这根因于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无一例外地同时是观察者和被观察者，认识者和被认识者，以及人类自身所特具的反思能力（或后思能力）。一方面，这种对立表现为主观与外在于自身的主观的对立——活的主观与客观化了的、作为对象的活的主观的对立，活的主观与物化了的主观的对立——前者即社会群体中的某个人或某些人作为观察者认识和考察另外的群体成员（如心理学的研究、人们的处理人际事务），后者则是人类全体与人类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对立。另一方面，这种对立表现为每一单个人对自身精神活动或认知的认识——反思或内省。

（三）主观与客观相互转化。主观与客观并不是两个元素完全不同的集合。我们不能孤立地说，人自身就是主观，而只有当这个“人”和他的考察对象，观照对象对立的时候，他才是现实的主观。从另一方面看，一旦这个“人”自身，他的思维活动、感情、感觉方式等成为另外的人或他自己的研究对象，观照对象，这在原来是“主观”的“人”也就变成了“客观”。这便是活的主观向客观转化的方式。

物的主观向客观的转化则是更为彻底的——所有的物化了的
主观都是客观。对此，列宁在《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
中写道：“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而且创造客观世界”^⑧；“观念的东西转化为实在的东西，这个思想是深刻的，对于历史是重要的……观念的东西同物质的东西的区别也不是无条件的，不是过分的”^⑨。人类的实践活动是基于自身的目的和对客观规律的认识而进行的改造外在世界的活动，它的成果表现为两种形态——物质技术成果（房屋、桥梁、机械、自然界的被改造了的景观等）和信息编码（哲学、宗教、法律、文学艺术等以语言和其它的编码方式出现的意识积存）^⑩。这便是精神向物质的转化。物质技术成果的客观化，是已经被普遍接受了的。信息编码由于有着和前者共同的规定性——人类活动的产物，再认识的对象，它的客观化也没有理由不被接受（这才是列宁‘观念的东西转化为实在的东西，……观念的东西和物质的东西的区别也不是无条件的，不是过分的’这段话的完全意义）。

主观和客观相互转化的另一个意义是，人类作为物质世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本身也是物质世界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人类对外在世界的认识及其对自己的反思，同样也是物质世界自身的反思。“自然通过人类反思自己”（恩格斯），人类的出现，反映着物质世界从自在阶段跃升到了既自在又自为的阶段。

由此，物质和意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的转化与对立，便再也不像原来那样拘板了。

岩崎允胤和官原将平合著的《科学认识论》在谈到艺术创作时，有这样一句话，“观念的东西就物质化了”^⑪。紧